

我的国庆 永远的红色情怀

□ 康彦红

又是一年国庆时。金秋时节，到处都是喧闹的人群和归家的游子。当我搀扶着92岁高龄的刘长顺老人从晋绥军区司令部的窑洞里走出来的时候，他指着司令部院里的那棵百年老柳树，用颤抖的声音跟我讲述着当年的往事：“记得当时我才19岁，我们警卫班驻地在胡家沟，离这里很近，有时我会来这里办事。那时候，这棵柳树还没这么粗，没变，没变……”刘长顺是临县人，八路军120师直属警卫连的一名战士，1941年，他被调派到晋绥军区司令部警卫连，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那几年，一待就是七年，后随部队南下入川。这次他是回来寻根的，儿子、女儿、儿媳、孙子、外孙子一大家子陪着他从遥远的四川，汽车、火车、再汽车，一路颠簸，回到这里，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还能看一眼自己魂牵梦绕的地方。所有的一切都还在，景物在，记忆在，遥远的歌声在。在讲解员这个岗位千久了，总会有一种说不出的归属感，每次面对这些白发苍苍从异乡归来的“亲人”，我的内心都不能平静。各种面孔，期盼的，急切的，欣喜的，这些历经岁月的沧桑而不忘初心的人，让我真切的感受到这种纯朴情感背后的力量。

2011年，免费开放后的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迎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这一年，是我做讲解员第七年，也是参加工作以来最为忙碌的一年。这一年，新馆正式对外开放，旧址得到全面修缮，分局旧址回收启动，牛家大院修复前期工程展开。每天一睁眼感觉都有很多东西要去学习、适应。仍记得，新馆刚开放那段时间，好多设施还没有完善，全新布置的

5000多平米的展览，需要自己去查找资料，带着一个新来的讲解员加班至深夜，编写新的讲解词；许多图片需要自己去查证，资料基本都是历史文献，枯燥无比，而背诵三万余字的晋绥边区资料是基本功，同时每天都有两批领导来视察新馆，检查工作。当时新旧馆之间，衔接不畅，新的讲解员还在实习期，无法胜任大批量大规模的接待工作，顿时感觉压力巨大。没有节假日，每天面对潮涌而来的游客，想着就是如何打磨讲解词，有时甚至对自己能否胜任这份工作产生了怀疑。没有人帮，我和新来的同志一遍遍地穿梭在新馆和旧址之间，在充满刺鼻呛味的展厅里穿着高跟鞋，到了旧址院里却不时的被卡脚，一天下来痛不可支，即便如此，仍健步如飞。嗓子沙哑，全身疲惫，却一直坚持。

很多人不明白，问我：整天重复同样的故事，不累吗？可能他们不会懂得，当我们面对游客期盼的眼神，讲刘胡兰的英勇、李林的悲壮、蒋三的机智时，心中亦是澎湃激荡的；当我们面对观众赞叹的疑问，讲牛友兰毁家纾难为抗战、续范亭飞马告急挽狂澜时，心中是崇敬而自豪的；当我们面对孩子们纯真的眼神，唱响那首欢快的《快缴公粮》时，心中是充满欢乐与希望的。这是一场逝者与生者的对话，虽然隔着时空，却仍清晰无比。民族的记忆，是需要温习的，讲解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伟大的民族精神得以传承。在浩瀚如海的史料和寻找记忆的游客中间，我们连接起昨天和今天。渐渐的，习惯了这一切紧张、快速的节奏，当又一个秋风乍起的国庆来临时，我们的讲解员队伍已经茁壮的成长起来。

时间不知不觉滑到了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了。

这个节日注定是热闹而隆重的，举国欢庆，万民景仰。节日的气氛渗透到每个角落，欢乐的人群肆意挥洒着来之不易的幸福，这个多难的民族正在崛起。许多的人在路上，他们从异乡到异乡，从家门到彼岸，或归来，或离去。有几个讲解员已经离开，又有新的人进来。当刘长顺老人和我告别时，他沧桑的脸上满是欣慰的表情，微笑着朝我挥手，祝福。

信念从未远去，理想仍在路上。风乍起，我听见远处景区一个实习的讲解员正在唱那首欢快的歌曲：秋风凉又凉，谷子黄金黄，今年收成好呀，谷满仓，全凭那八路军呀，保住了家乡，全凭那八路军呀，保住了家乡，快缴公粮呀，快缴公粮，叫战士们吃好了好上战场……”

此刻唯有祝福，愿祖国强盛，百姓安好。



迎宾和迎神赛社的功能。

岳村钹子因主奏的古谱《雷公闪电》而名传于世，其艺术特色是在演奏的声效中，以锤猛击雷公大鼓表示惊雷，以锤轻击鼓面表示闷雷，以锤划拨鼓边鼓铃声似余雷，雷声强弱变化，好像雷公行云。大钹大铎的“擦击”声模拟风的回响效果，大铎的“抛击”模拟闪电的视觉效果，从而使整个打击乐在演奏中给人以风雨到来之际的各种自然变化及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艺术感觉。钹子音乐使用的乐器有小钹、大钹、大铎、雷公大鼓，因其乐器的不同组合、独特的敲击方法和演奏姿势等呈现出独特的音响效果。

在演奏中后排持铎者将铎向上抛击3、4米，最高可达5、6米，落下来不仅稳握手中，而且其声仍在点子上，不误节拍继续演奏。铎在空中发出的奇妙响声，仿佛是一道闪电撕裂长空，形成了人天对接的壮观画卷。抛击分“单抛击”与“双抛击”两种。“单抛击”是在演奏中将一扇钹垂直向上“抛击”。“双抛击”即双钹同时脱手，这需要有过硬功夫和熟练的技巧方可掌握。

大钹具有强大、雄壮、扩散的音响特点，双手左右赋有张力的擦击，就像风云呼啸，扑面而来。小钹左右擦击，好似风雨中声，细雨飘飘。还有一种是“闷击”，“闷击”也叫捂音，演奏时两钹相对，然后轻轻一合，经双手捂击，使击钹后的余音即刻消失，发出迅疾的“钹钹钹”之声，好似倾盆大雨，淅淅沥沥，滋润万物。

理解了岳村钹子的各种音乐语言，更能让你置身于风雨雷电的大自然中。随着《电闪雷鸣》《乌云翻滚》《普降甘霖》《喜庆丰收》乐章的展开，演员们组成“方阵”“圆阵”“群花阵”“四角阵”“菱形阵”“八字阵”“天门阵”等多种画面阵图，融击打乐、舞蹈、表演为一体，场面气势磅礴，雄浑激烈，你会陶醉在这美妙的自然世界里。

后来，我虽然调到外地工作，但一直在注视着这一民间艺术奇葩的发展。我知道它获得第十五届“龙潭杯”优秀民间花会邀请赛金奖，被收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几年，岳村钹子频频出现在各种文化活动中，只要有机会，我都要去看看岳村钹子的表演并拍照。一来是其魅力使然，二来是为我撰写《非遗吕梁》积累素材。

最近，我撰写的《非遗吕梁》一书出版了。而这本书中的第一篇介绍的就是岳村钹子，因为它是我第一个真正意义上认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换句话说，我之所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感兴趣，就是从岳村钹子开始看到了民间艺术的经典。

故纸里的汾酒

粤菜谱里谈汾酒

□ 李勇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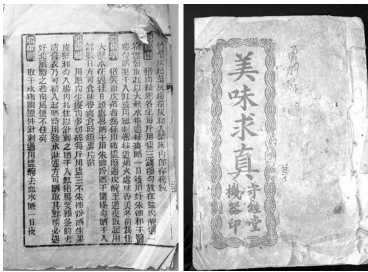
第三届山西（汾阳·杏花村）世界酒文化博览会在汾阳刚刚落幕，乘着酒博会东风，日前，笔者淘得一本民国时期的旧书，名为《美味求真》，内收录了180余道粤菜常用菜谱，每道菜做法都有详细记录。细读之竟会发现其中有“汾酒”字样，作为汾阳人，令笔者惊喜之余，慢慢思之，收获不小。

“粤菜谱里谈汾酒”，其实汾酒是很好的“调味”品。美食配美酒早已是惯例，二者的关系是并列的，那美食与美酒的交叉关系是啥呢？《美味求真》这本书的发现，或许会给这个交叉关系来一个注脚。书中记载“腊猪头”的制作方式，“……用硝盐擦过，皮腌至过夜取起，用大热水洗过，挂日头处晾晒干，用猪油、汾酒、干薑抹匀，晒干，入缸数日方可食，味香爽……”，从这里可以看出，汾酒已经成为很好的“调味”品，可令美味香爽。有意向的厨师不妨恢复这道美食烹饪技艺，让众多“吃货”品尝品尝百年前的美味“腊猪头”。

“粤菜谱里谈汾酒”，其实汾酒在南方早已畅销。该书在“棋子鸭”条目下写到，“用鸭肉、火腿、天津葱头……以绍酒、姜汁、白油、熟油、汾酒少许拌匀……用猪肠去膏衣将鸭肉入内烧熟……”，一道菜出现两大名酒即绍兴酒和汾酒，难能可贵。据史料记载，在清代中期，中国最知名的酒只有两种，即“南绍北汾”，南方是绍兴酒，北方是山西汾酒，《美味求真》菜谱中出现的绍兴酒、汾酒也很好地佐证了这一点。据统计，该书菜谱所需料酒百分之八九十属于“绍兴酒”“姜汁酒”，但是汾酒也占有一席之地，诸如“神仙鸭”“腊猪肠”等菜品中也提到用汾酒烹饪的记载。究其原因可能是汾酒清香的品质，做出的美食味道更佳吧。同时从市场传播的角度不难看出，当时汾酒不仅畅销到南方广东等省，而且已经渗透到当地百姓日常生活中，成为生活调味品。另一层面说明汾酒的功用之广、成名之久、传播之远。

据考证，《美味求真》一书是清代一位署名红杏主人的美食家于光绪十三年（1887）食遍广州酒楼食肆后，编写的关于广东省的第一本菜谱，被称为粤菜第一书，是粤菜的记录和见证，是当时粤菜厨师随身携带的厨房秘笈。据有关资料反映，该书在清末至民国初年在广州、佛山、香港等地出版过。

残书一本，历经岁月洗礼保留至今，实属不易。它既是区域美食文化的记录者，也是汾酒源远流长的见证者，意义匪浅。



走近岳村钹子

□ 梁大智



岳村钹子表演

记得小时候说进城，其实并不是进文水的县城，而是祁县城。我的家乡保贤村虽然是属于文水县，但离祁县仅十公里，而离文水城却有十八、九公里。那时候交通不发达，一般都是骑自行车，所以人们总会求近而舍远。正月看红火当然也是去祁县城里。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参加了工作，我才真正在文水县城看红火。从此，便和岳村钹子结下不解之缘。

回想起来第一次看岳村钹子还是在三十五、六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干什么事情都是劲头十足，闹起红火来当然是激情满满。秧歌、背棍、桌棍、翘棍、高跷、斗龙灯、耍狮子、喷呐、锣鼓、彩车……热闹声中突然听到一种别致的声音，这种声音节奏感特别强，像雷声，似雨声，更像在用快节奏朗读一首七言古风。“钹钹钹钹钹钹钹，钹钹钹钹钹钹钹”，“钹钹钹”的声音马上把我吸引住了。接着一群身着绿树叶的人群，围绕在一面树有“岳村钹子”的旗帜的雷公鼓周边，变换着步伐和队形，开进了表演场地。那出神入化的表演，让人陶醉，随后的日子里，耳畔好像总是回荡着“钹钹钹”的声音。

传说，唐贞观元年（627年）农历七月廿六日，龙女转世于文水桑村一任姓农家，长大后因不堪忍受继母虐待和反抗父母包办婚姻，逃婚出走，由麻子地里骑一麻杆腾空而去，飞至汾阳石室山黄芦岭灵泉洞修炼成仙，世称“麻衣仙姑”。仙姑广施甘霖，造福桑梓，家乡百姓为其筑庙塑像，世代供奉。从此以

后，每遇天旱，文水一带群众，便举行接仙姑求雨活动，而且接仙姑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传遍文水周边各县。每逢仙姑寿辰或遇旱灾，当地人便“斋洁易服”，集18村的民间艺术精品，前往灵泉洞“求圣水，肩圣像”而来。长文的文艺表演队伍簇拥着求雨的人们一路前行，走在前面的就是岳村钹子，随后是桥头大鼓、马西铙、土堂跑报子……敲锣打鼓，各显其能。

祈雨祭祀最初始于夏、商。殷商之际，祈雨活动就已风行全国，殷商卜辞中就有祈雨文。春秋时，人们已经普遍把龙当作司雨之神进行崇拜，并定期举行祀龙祈雨的仪式。汉唐时，祈雨已成为承载社会一定功能的祭祀形式，并被作为“国之大事”，这就形成了“祭祀文化”。

岳村钹子就是在这种祭祀文化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并成为这一带首屈一指的民间文艺精品。岳村钹子因表演中使用一种当地人俗称钹子的特制打击乐器铜质小钹而得名，其音乐与风雨雷电浑然天成，巧妙地融为一体，给人以无限想象。所以，古代祈雨仪式中演奏岳村钹子是一项重要的内容。每当祭祀活动开始，最不能缺少的就是岳村钹子，仿佛没有岳村钹子就缺少了祭祀的灵魂。

唐显庆五年（660年）正月，武则天回乡省亲，在并州举行盛大的赏赐及典仪式，岳村钹子带着文水乡亲的深厚情谊，赴并演奏礼迎。武则天对家乡来的乡音大加赞赏。从此，岳村钹子不单纯是用于祈雨祭祀，更有